



小区里新建的休闲长廊深受社区居民欢迎。



社区居民崔国库(左)一直是刘娟的牵挂,遇到困难,刘娟都尽心尽力帮助解决。

——邻居目睹—— 午夜时分有人砸门, 但刘娟没退半步 ——爱得越深,对困 难的承受力越强

本报记者 唐大江

坚强的刘娟哭过吗?哭过。刘娟说,我最见不得居民哭,居民一哭,我就鼻子发酸。我最愿意看到居民笑,他们笑,我心里感到甜滋滋的。

在居民眼中,刘娟是个“能人”,因为她给社区居民们解决了太多问题。刘娟对此常常自嘲“赖狗不怯阵,啥人都敢见”。刘娟说:“我就是敢去各个部门找领导,解决社区居民的难题。每次难办的事儿都是摸准情况再去,看对方这几天心情如何,有啥爱好,喜欢篮球,还是喜欢足球……对方喜欢啥就先聊点啥,营造个氛围。用心琢磨,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”

居民们对这些记忆深刻——刘娟刚担任社区书记的时候,曾回家偷偷掉过泪。有些刺儿头到社区又闹又骂,刘娟心里感到很委屈……有名社区居民因为他家的经济状况改善,已经不符合低保标准,被居委会拿掉了他的低保待遇。他到居委会就闹起来。“为什么停我的低保?”这人拍着桌子对着刘娟狂吼,但刘娟却该干啥干啥,就当没听见。看他骂累了,就微笑着说:“累不?累了就喝口水。”过了三天,刘娟登门拜访他,再谈。

更有甚者,因低保问题,午夜时分咣咣砸刘娟家门,半夜静寂,相当瘆人。整层楼都能听见这如爆豆一般的敲门声,刘娟和儿子在屋里不吱声。除了半夜砸门,这人还半夜往刘娟家打恐吓电话,但这些都,刘娟都没怕,坚决没退让。

当时社区改造,把一些花坛里的菜地铲除了。一个居民上来就问刘娟:“为啥建绿地?”刘娟直接回答:“因为不让你种葱了。”这人吧嚼几下嘴,不吱声了。

刘娟以她特有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原则。

——居民讲述—— 刘娟把企业告上法庭, 为居民讨回4万医药费 ——爱是责任和担当

本报记者 唐大江

今年65岁的崔国库脾气暴躁,年轻时经常打架,甚至全区的小流氓和街头混混听说崔国库来了都会赶紧溜走,而就是这么个不好惹的主儿,偏偏就听社区书记刘娟的话,而且让他往东决不往西。

7月30日,本报记者来到灵西社区,想见崔国库。刘娟拿起电话反复拨打几次,皱起了眉头。“一早打电话

他还接呢,现在咋没反应呢?这个崔国库,真是急死人了……”

大约两个小时后,崔国库打来了电话。“你没事吧……来一趟社区。”刘娟简短地说了几句,如释重负地挂断了电话,而直到崔国库走进社区的时候,记者才知道那句“你没事吧”的含义。

2018年春节前,身患尿毒症的崔国库病情加重,一个人躺在家里动弹不得,连接电话的力气都没有。“当时我呼吸困难,觉得自己可能就这么完了,后来我听到门响了,一会儿刘书记走进来了,我说不出口,但我心里明白——我死不了!”

“当天也是打他电话没人接,我就赶紧去他家,房门没上锁,我进屋看他脸色憋得像猪肝一样!”刘娟说,见到崔国库这个样子,赶紧叫车,喊人把他送到医院,算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此后崔国库从灵西社区搬到别处居住,7月30日一早电话无人接听时,刘娟想起了2018年春节前的那一幕,她那句“你没事吧”,不只是问崔国库有无时间,更是询问他的身体情况,当时或许只有他们二人懂得其中的意思。

“我的命是刘书记给的,她号召干啥我肯定不含糊,谁对她不好,我……”崔国库说说话没了声音,记者抬头看到他用手背擦着眼睛,然后抬起头来,两通眼红:“我肯定不答应!”

崔国库抬起头泪眼婆娑地说:“那年我在工地摔伤,企业一推六二五,是刘书记与企业交涉,还帮我打官司,把企业告上法庭,为我讨回4万元医药费。刘书记……”说到这里,崔国库又哽咽了。

崔国库只是刘娟帮助过的众多人中的一位。

刘娟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叫曲波,如今曲波在社区干打杂的工作。刚收养的时候,曲波不到20岁。21年过去了,曲波已经快40岁了,依然最听刘娟的话。

灵西社区门外,雨后的地面有几处积水,曲波拎着扫帚把水往雨水井里扫。刘娟站在一旁,叹了口气,“最不放心的就是他……”

——儿子记忆—— 妈妈21年没陪姥爷 过春节,陪的都是孤寡老人 ——爱是无私的奉献

本报记者 唐大江

刘娟儿子高隆今年30岁出头,在沈阳工作。妈妈一直是个坚强的妈妈,自己当年到江西当兵,出发的时候,爸爸哭了,妈妈没哭。

在儿子的眼里,妈妈是个“工作狂”——

哎!妈妈!

哎!社区!

社区是妈妈生命的一部分,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妈妈把社区工作当成快乐,当成爱好。妈妈说:“我每天都来社区,这不是别人逼我的,是我自愿来的。一天不上社区,不是完整的一天。”我妻子曾跟我说:“不能让妈闲着,给咱带带孩子。”我严肃地告诉她:“你不要打我妈的主意,我妈爱社区就像咱们爱自己的家一样,我妈爱社区居民就像我们爱孩子一样。”

我儿子现在和他奶奶在鞍山住。前几天,我回鞍山,儿子一见面,就跟我告状:“爸爸,我妈又忘接我了。”因为我才一拍脑门:“又忘了!”我小时候,爸爸常常出车,妈妈常常把我反锁在家里。

在妈妈看来,自己的事,再大也是小事;居民的事,再小也是大事。妈妈的工作秘诀有两个:一是真心诚意对社区居民好;二是尽量多拿出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妈妈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规律:“我早上4点起来,骑车到社区,只要不下大雨,就徒步把每个楼都走一遍,到楼下看一看,之后再回社区工作……社区年轻人教我用手机统计步数,我每天早上大概得1万步左右。”

社区对面居民楼的居民知道妈妈几点下班——不到晚8点,办公室的灯不会熄灭,除非她外出不在。妈妈总说:“做社区工作,最怕的是陌生。你看居民陌生,居民看你也陌生,这工作就没法开展了,大家互相熟悉才能更亲近,工作才能做好。”

在儿子的眼里,妈妈只顾居民,不顾自己家——

21年!妈妈每年春节都陪着社区孤寡老人过年。今年85岁的姥爷曾和妈妈有过一次对话:“姥爷问:你能不能陪我过个春节?妈妈说:我不陪你过年,还有其他人姊妹吗。我去的这些家,没一个人陪,我不去,他们都变成了孤寡老人。姥爷又问妈妈:你能不能不干社区这活儿了?妈妈说:没人强迫我干,是我愿意干。有的人唱歌曲,有的人跳舞,我就是干社区这活儿儿。姥爷问完,很久没说话。过了好久,他说:女儿啊,你做得对,既然你当了社区书记,就得有社区书记的样儿,我明白你的心意,爸爸永远支持你!”

妈妈常发动爸爸和我帮社区干活——作为火车司机,爸爸经常上24小时,休48小时,于是就被妈妈抓壮丁来帮社区干活。那是真干活儿啊,可不是做样子!有啥活儿干啥活儿,帮着运沙子、运水泥,帮着上门普查人口……我也不闲着,被安排帮忙打字把材料录入电脑,那时候,爸爸下班就往社区跑,我放学也往社区跑!

爸爸2017年10月去世。这么多年,我的父母只有奉献,我没见过他们享受。爸爸每月工资一分不留全交给妈妈,而且对钱的去向从不深问,我爸妈比我更辛苦,她说上万人的社区,哪天一天没事呢?如果哪天没事,那

不是真没事,一定是工作出了问题,居民遇到事不和我说。

在儿子的眼里,妈妈更适应社区工作了——

妈妈性格这么多年变化挺大的。妈妈有主见,是说不二二的男人性格,在家里,我和爸爸都听她的,姊妹们也都听她的,刚到社区的时候她也是这样,特别强势,必须听她的。我小时候有一次,看到一位社区工作的阿姨偷偷掉眼泪,还怕让我妈看见……我一问才知道,这位阿姨家里老人有病请假,被我妈拒绝了。我妈挺严格的,对自己更严格,但现在变柔和了,说话也讲究方式方法了,更多的是商量的语气。工作方式方法变了,但她的本色却一点也没变。

——时间鉴证—— 刘娟为居民建的养老院、 食堂、大浴池几个月 后开业 ——爱是送居民一 个幸福的未来

本报记者 唐大江

现在,刘娟时刻警醒自己,本色不能变。她常说:“我最怕有人说‘你变了’。我身上的荣誉越来越多,越来越高,越是这样,我越怕离居民们远了,我越怕居民们嘴上不说,心里觉得我疏远了他们。”

刘娟对物质的要求一点也不高——

她刚到灵山时,在灵西社区的房子只有38平方米,小小的屋子挤了6口人——刘娟的爷爷和高光波的父母也随他们搬了过来,一家人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挤着。后来上级走访才发现刘娟家住房困难。“他们发现我是省劳模,挺惊讶,后来奖励劳模给我分了一套69平方米的房子。”刘娟说,2003年她和丈夫搬到了铁路经济适用房,居住条件再次改善,面积略微大了点——90平方米。

住房是这样,车也是这样。7年前,刘娟花700元钱买来一辆二手红色卧龙牌电动车。在灵西社区,本报记者见到了这辆电动车,细数一下,全车共有9个大问题,没有后视镜,车座扶手损坏,车壳损坏……车体有破碎的地方,她用胶带粘一下;车壳开裂要掉,她就用绳子捆上,就这么对付骑。

“这么说吧,这个电动车除了动力和刹车是好的,再有就是架子没垮,其他地方都不行了。”刘娟说,自己骑着这辆电动车还出过事故。“去年,我骑着它,脑子里一直在想事,结果追尾了,撞到人路边停的小货车上了,身上擦破了几块,车子没啥事儿,然后继续骑。”

刘娟说,因为自己成了“名人”,不时外出作报告,上级曾考虑为她配

一辆轿车,以便于工作,但被自己拒绝。“工作需要配车无可厚非,但社区工作性质特殊,我怕听不到居民们有啥,怕看不到他们的困难,也怕他们认为我开始享受起来了,开始奢侈起来了。”一年四季,只有冬季路滑她才乘坐公交车,其余时候刘娟都骑着它上下班。刘娟说:“骑电动车看到的東西更多、听到的話更多,开車的話就听不到、看不到了。”

刘娟对居民生活改善的要求却很高——

“今年我们要建社区大浴池、大食堂和养老院,几个月后开张。”刘娟对记者说,“我们社区老人多,洗澡和开伙都成问题,照顾自己很费劲……这三个项目都是平价的,不盈利,服务好社区居民是唯一宗旨。”

每天,刘娟要接待二三十个人来访,有社区的,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人。打官司,找她;家里买空调,找她;电插座放在屋里什么位置好,还找她。刘娟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居民们的诉求,刘娟说:“我没觉得烦,就是生怕解决不好,让居民们不痛快。”

人们最佩服的是,刘娟做事不为名,不为利。21年间,刘娟陆续资助、收养了10多个孩子,儿子高隆为此还和母亲要过性子。他当兵期间,有一次回家探亲,发现家里多了个女孩,以前是捡垃圾的,脏脏的,吃在他家住在他家,他不想和她在一个饭桌吃饭……刘娟就批评儿子,后来她还给这女孩介绍了对象……

刘娟在精神世界里绝对是个富翁——

高隆曾这样评价妈妈:“我妈妈工作不累,工作起来她是最幸福的。”在社区,刘娟不知道多少人叫她“妈妈”,多少人叫她“姐姐妹妹”,多少人叫她“阿姨”,多少人叫她“女儿”,也不知道她管多少人叫“妈妈”“阿姨”“姐姐妹妹”“女儿”,9397个居民都是她最亲的亲人。

刘娟说,她连做梦都梦的是社区,梦的是社区里熟悉的面孔,是亲切的话语,是温馨的问候。

社区!
社区!
社区!
社区!
社区!仿佛拥有巨大的魔力吸引着刘娟!

她的乐趣在社区,她的价值在社区,她的心早已深深扎在社区,社区是刘娟生命的土壤。

刘娟,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,却像一颗颗铁石,将万千群众吸引在身边。她以不变的本色、坚定的理想信念、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,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,与群众水乳交融,让基层群众看到了党组织的坚强可靠、力量所在。

她用21年的默默工作昭示了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——

老百姓是天,老百姓是地。
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……